

王统照

散文选

山东教育出版社



Wangtongzhao
Sanwenxuan

● 王立诚 王含英 编

王统照

散文选

*Wangtongzhao
Sanwenxuan*

山东教育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王统照散文选/王立诚, 王含英编. —济南: 山东教育出版社, 2003

ISBN 7-5328-3994-X

I . 王... II . ①王... ②王... III . 散文 - 作品集 - 中国 - 当代 IV . I26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3)第 076406 号

王统照散文选

王立诚 王含英 编

出版者: 山东教育出版社
(济南市纬一路 321 号 邮编: 250001)
电 话: (0531)2092663 传真: (0531)2092661
网 址: <http://www.sjs.com.cn>
发 行 者: 山东教育出版社
印 刷: 山东新华印刷厂德州厂
版 次: 2005 年 6 月第 1 版
2005 年 6 月第 1 次印刷
印 数: 1—1000
规 格: 880mm×1230mm 32 开本
印 张: 8.5 印张
插 页: 3 插页
字 数: 754 千字
书 号: ISBN 7-5328-3994-X
定 价: 13.30 元

(如印装质量有问题, 请与印刷厂联系调换)

王统照的小品文(代序)

阿 英

王统照是《童心》(1925)、《这时代》(1933)的作者，是诗人；是《春雨之夜》(1924)、《一叶》(1925)、《霜痕》(1932)的作者，是小说家；散文集只有一本记东三省之游的《北国之春》(1933)。但是，我现在却要把他作为小品文作家来研究，这大概会引起读者的惊诧罢。其实这“惊诧”是多余的。因为王统照，在事实上，他不仅是诗人、小说家，也是很优美的小品文作者；他曾经发表不少的散文小品在《北京晨报》的《文学旬刊》里，只是他没有收集；而这些文字，在当时，是确曾有过不少的影响的。

瞿世英序《春雨之夜》引用过王统照自己的话，来说明王统照的创作哲学：“文艺是重创造不重因袭，重发挥个性，不重装点派架，艺术家千万不可伏在艺术底下作摹仿规抚的奴隶。”在《最近的中国小说》(《星海》)一文里，王统照也写过“在丛棘中，我们要创造我们自己的生命！我们为创造而生成哟！生命的鼓励，战与爱的斗争，在这一息未停的宇宙中，可以引起我们力的伸张，歌的永趣，悲哀的充量，欢喜的大声喧呼。我们是为创造而生存呵，此外并无一物！”的诗歌。这些都足以说明作者是怎样的一个富于创造性的、代表着怎样思想的作家。研究王统照的小品文，这认识是应该首先把握的。

其次，就是从他的诗歌一直到小品文，都可以充分地说明这一作家，是艰苦的人生真义的探求者，时代的歌者，而不是“世外的游仙”。因为“这时代，风卷波翻，我们这人生，是水深火热！我们一样是具有

一般人的躯体与精神，哪一个作者敢说一句他是时代外的游仙？我们的时代，不是黄金的涂色，也没有玫瑰的娇艳，更不是翠绿色的鲜明，在这样的时代中，我们要怎样才能呼出我们对于时代的真感！”（《这时代自序》）就这一点，我想也够我们看到王统照获得存在的基点是如何地不同于同时的其他小品文作家了。

至于他创作的动机，也还可以用他自己的话来申说：“多少人事的纠纷，多少复乱的变动，我不但没有写诗的兴致，即使看别人的诗也觉得眼花。谁知道这是一种什么心情？越是感触多越写不出，不能爬梳的心绪，不容易衬托出的时代的刺动，便甘心于沉默，这真有一种深重的苦闷！我以为能够哭，能够喊叫，能狂唱，大笑，甚至于能说几句俏皮话，或者是无次序的乱吵，一个人的苦闷还倒有所舒发，这仿佛重霍乱病中的呕吐与排泄，即使身上觉得空虚，至少他的精神上可得到暂时的快慰”（《这时代自序》）。他之所以写作，实是有一种压迫在心头，不吐不快。

根据以上所说的几点，我想可以正面地对王统照的小品文说几句话了。王统照的小品文，借他自己的话，就是“能够哭，能够喊叫，能狂唱，大笑”。不过事实上，他笑的时候是很少的。他的小品文，反映了他的奔进的热情，有如一把火，到处显出热烈，震动，青年的力；到处显出对黑暗的咒诅、对光明的追求，深刻的，紧张的，也是极其缜密的。

他的小品文不但有这样的“热情”，这样的“力”，且是一种“诗”的；无论在哪一篇里，都反映了作为诗人的王统照的精神，飞跃着，驰骋着，那非常丰富缜密的想像。当他写作的时候，在他的面前，我想定然有一个幻美的世界，这世界是从苦难中产生出来，而他的一切想像也就在这幻美的世界里胚胎。他的小品文，由于这样的原因，遂必然地成为冥想之作；王统照作为小品文作家而存在的，也就是建筑在

他的“冥想的小品文”上。这一类的小品文，除鲁迅的《野草》而外，我想是没有谁可以和王统照比拟的；徐志摩虽也写作冥想的小品文，然而他的冥想是偏于欢快。此外，需要说明的，就是他有一种驾驭文字的力。他能以驱使许多加强文字的力，表白他内心的所要发泄出来的情感的语汇，使它们自然地、严密地、紧凑地集合起来。这也是很多小品文作家所办不到的。

（阿英《夜航集·小品文谈》）

上海良友图书印刷公司印行

1935年3月初版）

目 录

王统照的小品文(代序) 阿 英(1)

一、五四和五四以后时期(1919—1936)

| | |
|---------------------------|------|
| 王统照复路汝悌(节录) | (3) |
| 王统照致范煜璇、李树峻 | (7) |
| 初 恋 | (13) |
| 三弦的余音 | (16) |
| 阴雨的夏日之晨 | (18) |
| 如此的——古寺后的梦谈之一 | (22) |
| 闲? ——古寺后的梦谈之三 | (27) |
| 道旁的默感——中山先生移柩日所想 | (31) |
| 血 梯 | (36) |
| 读 《易》 | (39) |
| 生活与直接亲知——轿夫的话(崂山道中) | (46) |
|在囚笼中的苦闷 | (49) |
| 秋林晚步 | (56) |
| 悼志摩 | (59) |
| 青纱帐 | (65) |

| | |
|------------|-------|
| 青岛素描 | (68) |
| 林语 | (80) |
| 清话——姑苏游痕之二 | (85) |
| 失业者之歌 | (90) |
| 人格的启示 | (98) |
| 《山东民间故事》序言 | (101) |
| 我们的意思 | (104) |
| 夜话 | (106) |
| 松花江上 | (114) |

二、抗日战争及抗战胜利以后时期(1937—1949)

| | |
|-------------|-------|
| 《文学》九卷二号编后记 | (119) |
| 卢沟晓月 | (122) |
| 追念同轩老人 | (126) |
| 仇恨 | (130) |
| 如此江山 | (132) |
| 玫瑰色中的黎明 | (133) |
| 为了文化 | (134) |
| 道德观念 | (136) |
| 恶意的快乐 | (138) |
| 道德的自律性(一) | (140) |
| 道德的自律性(二) | (142) |
| 名与实(一) | (144) |
| 名与实(二) | (146) |
| 人的义务 | (148) |
| 一丸霜月荡潮尾 | (150) |

| | |
|----------------|-------|
| 奇 迹 | (152) |
| 云破月来 | (154) |
| 渐渐感着夜寒了 | (156) |
| 遥忆老舍与闻一多 | (158) |
| 丐尊先生故后追忆 | (165) |
| 追怀济之 | (173) |
| 悼朱佩弦先生 | (182) |
| “五四”之日 | (185) |

三、建国以后时期(1949—1957)

| | |
|------------------|-------|
| 恰恰是三十个年头了 | (197) |
| 有关蒲松龄的几则琐谈 | (206) |
| 炉边文谈 | (214) |
| 致克家 | (238) |

| | |
|-------------------------|-------------|
| 附录 1 纯散文 | 剑 三(242) |
| 附录 2 王统照:开放型的现实主义 | 杨 义(244) |
| 王统照传略 | 王立诚(257) |
| 编后语 | 王立诚(260) |



一、五四和五四以后时期 (1919—1936)



王统照复路汝悌

(节录)

(来信略)

友于兄：

(前略)你对于《曙光》说了许多期勉赞许的话，我们实在有点自愧。因为我们办这《曙光》的宗旨，自然没有什么不对；不过，第一，我们人数最为简单，第二，此少数人中几乎全在求学时代；有这两端，所以《曙光》里的言论，我们虽是十分检定，只是有些放心不下。实在我对于学问研究还差得多，故对于思想的发表、社会的批评，必定有些弱点暴露出来，不免是“贻笑大方”，然而这也是没法的事。我还记得某杂志(这杂志也是学生办的)的记者曾说：“本来我们是应当竭力从事学业，不可为别的事来分了我们的光阴，但在这样万方无教的时候，我们却不得不出来大吹特吹起来。”——这话是我仿佛记得大意是这样，原文不能一些没有差异。这句话便也是我们办这《曙光》的原动

力。至如将来这一线生机能以永存于光明世界，不但看我们的力量如何；然而我们却有一分尽一分罢了。

你所说的日本最近的三种问题，我看了却另有一种感想。

第一，劳动问题。自从欧战完了以后，“劳动”二字，已竟在世界上成了一个不可思议的名辞。一切事务，大有惟劳动者的“马首是瞻”的样子。可怜的中国人尚在睡鼓里，只是成日里醉生梦死、攘权夺利地忙个不了，谁有工夫去过问这些事情。除了几个从事文化运动的以外，谁还不是对于这样关系的大问题熟视无睹呢！好在中国一般人的程度差，劳动者的程度也比人家差得多，任你是“雨骤风狂”，我却是“各人自扫门前雪”的主义。其实门前的雪能够扫得去吗？不过是“闭门高卧”，学个冻僵的袁安罢了。若不大家早早筹备，到头来还有好结果吗？日本这一二年的工夫，劳动的气焰已是增高继长，虽说是失败多而成功少，然比较中国黯然无色的劳动界怎么样呢？就是他们的学者与一般人士，都还知道这个问题的价值，能以用心去研究这种事。女子中也有其人。若比较中国人冒招牌、作戤子，拿着人家的现时饥寒，作他的昧却良心的投机事业，又怎么样呢？至于劳动代表，日本因候补者混入政府方面的势力，便大家努力奋争起来。看看中国如何？还怕不是一纸命令，人莫予违吗？好在中国人没有关心这一回事的，劳动者更是“噤若寒蝉”，无论哪面一些也没有举动。不但是劳动者不去努力奋争，就是那些昏天黑地的政治方面的人，也大有“不屑一顾”的态度。这也是中国人特别的好处。

第二，妇人问题。你说中国自五四运动以后，出版物应时而起；然而这多多少少出版物里，都有专门是研究妇人问题的吗？有纯粹是女子办的去研究她们将来事业的吗？我以为这实在是个弱点。到如今还有些人对于“新女子”的问题，来加些维持礼教、整饬纲常的议论。相比起来，教人怎样地惭愧！说什么解放改造，怕不隔着十万八

千里呢！向来以女子看做玩偶的思想，现在还是打消不去。人格啊，恋爱啊，教育啊，是完全不许有女子的份儿，只是任着一班男子去行使、玩侮、嘲笑、幽禁。可怜的东方古国，简直是一个偏枯的大病夫。妇人问题一天不完全解决，一天是神经没有灵活的机会。……

第三，思想问题。你说在日本近来的德谟克拉西的声浪日高，我却因此对于中国现在的思想界上，也另有此感触。本来思想这种东西是一切事业的根本，霍布士(Hobbes)有句话是“Thought is quick”（思想是敏捷的。——编者），是一些不会错的。无论一个人或一个社会、一个国家，他们身体上怎样亏弱，事业上怎样腐败，没有改新的思想也就罢了；若一有这种改新的思想，在一个人的觉悟里，或在群众的心理里，便蓬勃发扬不可遏止起来。任你受如何地压伏，受如何地箝制，而思想总可以自由。思想为人生行为标准，若是人人心目中都存了一种革新的印象在那里，便不愁不将他的身体壮大起来，将他的社会、国家兴盛鼓舞起来。所以真正的好思想，实在比一切事都可欢喜。中国自经五四运动以后，思想界忽然大见活动的气象，虽是其中有不纯粹的、不完全的，却是不能免的。若能长此以往，使这种革新思想飞速起来，由思想见之于事实，也非难事。至于追捕禁制，我敢说是毫无效力的。所以我对于中国其他事，多半是悲观，独有思想的发扬，实是可喜的。至于思想之统整与宜有何等的思想能救济中国，暂且不能细说了。

（后略）

剑三

（《曙光》一卷一期，1919年11月1日）

编者注：

1. 《曙光》，是五四运动以后北京的大学生所办的同人刊物之

一，以王统照、宋介、祁大朋等大学学生为骨干。曙光社社员有王晴霓、李树峻、范煜燧、耿济之、郑振铎、瞿世英等。

2. 路汝悌，字友于，山东诸城人，是王统照的中学同学，后赴日本留学，回国后参加国民党，被中山先生亲自委任为国民党北方执行部秘书，在国民党二大会议上被选为中央执行委员会候补委员，是国民党左派，1927年与李大钊等先烈同时被张作霖绞杀。



王统照致范煜璕、李树峻

佩鞠、子刚：

我们组织的《曙光》第一期竟能够在社会中出现，虽说很欣慰，但也是很可恐惧的。姑不论我们只这几个无学无识的少年，不揣力量，竟敢在现在万派竞鸣之日，出而自献一得，实在有点不度德不量力。但是这德和力的限度也没有一定的，我们也不过借着这个小册子交换我们彼此的学识，或者有个一知半解可以警觉提撕这个沉沦的社会，这便是我们彼此的定见。说句时髦话，也就是“以良心作抵押”了。一笑。

不过我写到这里，忽然觉得有个大大的疑问：不是在我脑筋里旋转什么东西呢，便是若要着手救这沉沦的社会，着手第一端是在哪里？近来各种呼声繁杂纷乱不可向遏，什么解放咧，改造咧，种种名目，一时也弄不清楚；但是我却认定了一个前题中的前题，根本里的根本，便是改良教育。然而改良教育却也不是轻易言

的。中国知道教育为国家建立的根本也是几十年了，总不过是个偏枯的教育罢了。摹仿些什么……主义，说些什么……原理原则，统起来不过是治标不治本的法子。试问到底有些什么多大的效果？直到现在，普及教育不用说还隔着老远，就是已经受过教育的，他们思想如何，办事如何，若详细调查起来，怎不令人失望呢！所以现在不要说受教育的对于这个重大问题是有些迷惑恍惚，就是那些主持教育、握着全国教育权的家数，也有些东扶西倒，莫名其妙。这到底是什么原因呢？便是教育没有一定宗旨的缘故。我说这句话，我知道有些人必要来指摘我道：自从民国以来，教育部的法令如山一般地高，即对于教育宗旨也是三令五申，不一而足，你怎可以乱说教育是没有宗旨啊？我道：这是不错，自从蔡子民先生在南京长第一次教育部的时候，便手定了五条教育宗旨，总算空前地给中国教育界发现了一回曙光。可惜“阳春白雪”，和者太寡，一些眼光短浅的，还疑末后那两条美观、世界观是迂远不切事实。这种宗旨没待到实行，便成了昙花一现。其后闹了几次乱子，换了几次总长，也有发布他那教育宗旨的，也有装聋装哑的，不过都不是蔡先生彻底的主张罢了。及至袁政府想着登万几、揽大权的时代，竟自大吹大擂地宣布了八条十六字的教育宗旨，与服从那神圣不可侵犯、万世一系的君主国毫无差别。这本是另有作用的事，如其说是教育宗旨，毋宁说是愚民政策还妥当些。又过了这几年，不必说教育宗旨是什么东西，就连教育事业都在可有可无之中。一班仇视的人，以为眼中钉、肉中刺。直到现在，竟是风雨飘摇，不可终日。咳！一塌糊涂，聊以终日，真真难说了。

教育宗旨在一个社会或一个国家里，恰如一个罗盘的指南针似的。若是有人出去旅行，在深山密林或是大洋荒漠之中迷失了方向，看看指南针的东西南北，也是颠倒错乱，那么这种危险到底是大不大呢？Dr. Dewey 有句话是“What nutrition and reproduction are to